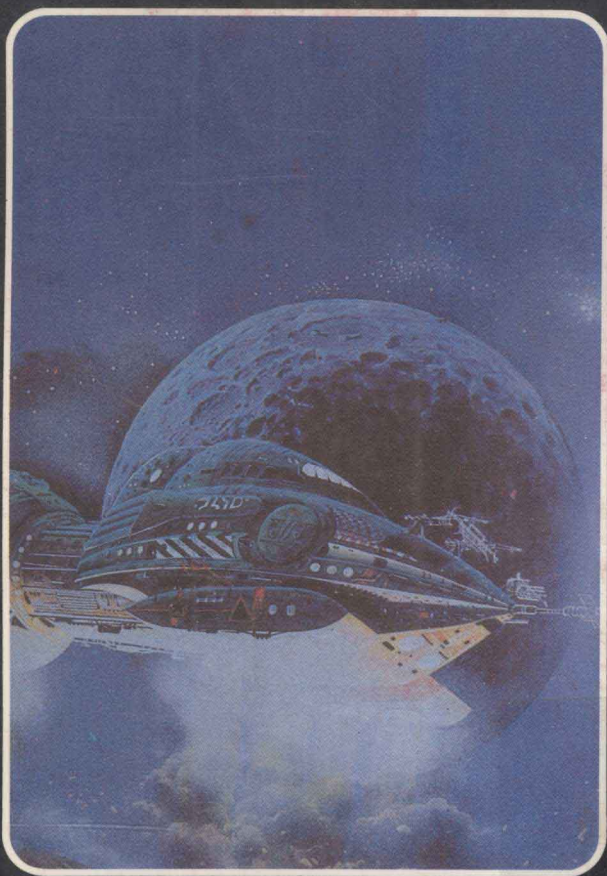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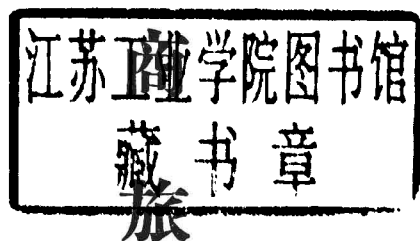
科幻叢書

星際商旅



國家科幻叢書
18

星 際



Poul Anderson 著

王凱竹翻譯

國家出版社印行



星際商旅

國家科幻叢書 18

特價：80元

原著者：Poul Anderson

翻譯者：王 凱 竹

總策劃：林 洋 慈

總編輯：王 麗 芬

出版者：國家出版社

發行所：國家書店有限公司

郵撥帳戶：一〇四八〇一號

公 司：臺北市新生南路一段126之8號三樓

電 話： 391-2425 · 391-4261 · 391-7918

392-6748 · 392-6749 · 351-0917

印 刷 所：三文印書館有限公司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0632號 70·10出版

(本書如有缺頁或裝訂錯誤請寄回調換)

「國家科幻叢書」序

自從阿波羅太空船成功地在月球上登陸之後，人類對宇宙有了深一層的認識。宇宙不再是一個「廣大無垠的另一世界」，地球也不再是「狹窄長巷裏的內院」，人們似乎認為宇宙已探囊可得。它揭穿了幻想世界與現實世界間的迷障，也提起人們對科學的興趣，不斷地編織出對未來世界的冀望與啟迪。

科幻小說正式名稱爲科學小說（Science fiction）。科幻，顧名思義是科學與幻想二種模式的結合，並且成爲科學與文學間的一道橋樑。它並不故弄玄虛，而是將科技理論（無論是現在或未來）以小說型態呈現給讀者，增加其趣味性與幻想性。因此「科幻」二字遠比「科學」更恰當也更吸引人。

一本好的科幻小說必須合乎邏輯，不與現實脫節，而且更應該具備「未來歷史」的本質。它與靈異神怪的故事截然不同，它不是妄想，而是真誠地對未來變化做出戲劇性揣測。其

價值不在於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法，而在於提出正確的問題。科幻小說的範圍並沒有限制，主要還是著重於它在讀者心中產生的持續感。雖然發生年代大半寄託於未來，可是却使讀者感到就發生於眼前。換句話說，讀後所產生「煞有介事」的感覺，就是科幻小說成功的要素。本叢書即針對此原則，使科幻主題涵蓋了海洋、太空、心靈、電腦、外星人等類別，陸續地將正確的科幻觀念介紹給讀者，是一系列極具啟發性的讀物。

科幻文學已逐漸成爲西方文學的主要派別之一，但國內尙處於萌芽階段。雖然這些年來曾有人譯著科幻小說，偶爾電視、電影也曾放映一些科幻影片，但始終未能蔚爲風氣。筆者認爲要使科幻文學在國內生根，除了要借重大衆傳播鼓吹科幻文學的時代意義外，正本清源仍需由科幻小說入手，灌輸國人對科幻文學的觀念。

由於「科幻」能很準確地反映出一個國家的科技水準，也能觸發人類對未來的思考力，因此筆者深深希望能藉此叢書引起大衆對科幻的注意與瞭解。我們深信科幻文學必能因此爲現代文壇帶來新局面，同時也更激發國人探討科幻的興趣。

楔子

「地球的偉大紀元已重新開始……」

這種事以往發生過，將來也會再度發生。在時序的消長之中，每個時代的人都有其一段輝煌的歷史。

它們並不會比這個星球的時令替換更神秘，但也不會遜色。當我們今日在星際間航行時，等於繼承了古老的傳統，就像歐洲人到美洲開創新天下，或像希臘人在地中海沿岸建立殖民地一樣。事實上這些事並未發生多久，我們與祖先之間相隔的代數實在很有限。

我們也是冒險家、拓荒者、貿易商、傳教士，以及各種史詩及民謠的作者。我們這些人已經比祖先更大膽，不但野心勃勃，而且更強調獨立性。就黑暗的一面而言，我們也很貪婪無情，對於前途並不關心，喜歡採取暴力，因此蠻不講理的強盜行徑常回到我們身上。這就

是一個拓荒先驅的社會心態，發展出這種心態自然有其原因。

不過這個即將來臨的「春天」與前一次的並不完全相同。技術文明已不再是古典式或西方式。它在太空中不斷地伸展擴張，已達到難以想像的遙遠處。無論從其最前哨或中心地帶都不難看出它所造成的巨大影響，因為要學習新技術的非人類已愈來愈多，因此它的發展方式已變得難以預料。對一個在地球上土生土長的人來說，變化之劇烈已超過他們的理解能力之外。

例如一個人可以把多元技術聯盟和中古時代歐洲的貿易同業互助會相提並論，但經過進一步觀察之後，就會發現一些新東西。它的確由於地球的一些古老觀念延續而來，但是中途已經發生過不知多少次的雜交與突變。

我們無法預測它將來會產生什麼樣的結果，也不知道應該何去何從。但我們並不在意這些事，只要能踏上未來之途就夠了。

——勒馬提洛

童伯達船長收到一些消息，其中一樁提到他即將出任爲太空人兄弟會的舍監。他很仔細地聆聽輪機官楊木倫所作的報告，只偶爾提出一些必要的問題。等輪機官報告完畢之後，他不動聲色地說道：「很好，楊木倫你先保守秘密，等候我進一步的通知。我要先想想該怎麼辦？你去吧！」

像這些消息自然不能在船上通話器中大喊大叫，所以楊木倫才親自來向他報告。等這位輪機官離開艙房之後，他爲自己倒上一大杯威士忌，坐下來茫然望着顯示螢幕。

他曾經航行到極遙遠之處，算得上是見多識廣，在物質報酬方面的收穫也十分豐碩。他這一行幹起來雖然十分艱苦，但他升遷的確夠迅速，目前仍十分年輕。所以在他聽到剛才的消息之後，雖然明白它關係到生死，並未使他產生畏懼之心。

1

螢幕上顯示出滿天的繁星，它們透出冰冷堅硬之態，光芒耀眼異常，只有太空人才能辨認出個別的星球。童伯達沿着銀河搜尋，最後終於找到北極星，因此維哈拉星必然在那個方向的多少多少度之外。如果不利用「希比號」上的強力光學儀器，他實在無法望見位於那麼遠距離的G型恒星，但他只要知道自己的眼光正朝向那個星球，就覺得心安不少。因爲最接近的兄弟會基地就在鄰近的符瑞雅星上，像房屋、太空船、人類等全都能在一個翠綠的深谷中找到。那個區域十分偏僻，連星圖上都未詳細列出，他也從未料到會再降落到那裏。

太空船在他四周發出嗡嗡的震動聲，儘管它以極高速運行，但他仍嫌太慢，無法挽救他的命運。

好吧……童船長終於把它撇開，想起其他的事。他嘆口氣站起身來，花了片刻工夫檢查自己的儀容。士氣非常重要，在目前的情況下特別是如此。平常在船上他不喜歡穿連身式的便服，寧可穿着全套的制服：藍色的緊身上衣，白披肩和馬褲，金色的總帶。

由於身爲一名拉瑪紐亞星的公民，他黝黑的鷹狀頭上始終紮着頭巾，用一根髮針別住，上頭有多元技術聯盟的標誌：一艘船和發出光芒的烈日。

他沿着甬道往下走，來到船東的套房。一名服務生正要離開，手裏還捧着托盤，童伯達就向他示意不要把門關上。他脚跟併攏，發出清脆的響聲，俯首向船東致敬。「請恕我打擾

，先生，」他說道，「我可以單獨跟你談談嗎？很緊急的事。」

范林安抬起剛送來的兩升大啤酒杯，堆積數層的肥下巴顫動不已，連山羊鬍鬚也跟着抖起來，房間裏充滿他大口大口喝酒的喧嘩聲。

他桌上的文件堆積如山，對面的隔艙板上掛着一幅巴西里安的寶石綴錦畫。錄音機正播放莫札特的音樂，金髮大眼的柯吉兒正蜷曲在長榻上，玲瓏的身材展露無遺。范林安就匍伏在她身邊，她一伸手就能觸摸到。

童伯達船長雖然已經結婚，但是離家已經好一段時間，他強迫自己把視線移回到范林安身上。

「啊……」范林安重重地把大酒杯放回小几上，擦一擦鬍鬚上沾的泡沫。「好傢伙！每天的頭一杯啤酒總是特別爽口！它裏頭好像有什麼東西，使人真清涼，而且……呃……該殺的，我想要說什麼？」

他多毛的拳頭插在傾斜的前額上。「我的腦筋愈來愈不行了。哦，老童，等你也變成又可憐又孤單的胖老頭子，沒有任何東西聽你便喚，就會回想起我，希望到時候你能對我更好一點。只可惜那已經嫌遲了一步。」他嘆口氣，噴出的鼻息像個小旋風一樣，又伸手搔一搔胸前的濃毛。

房間裏的溫度相當高，但范林安喜歡這個樣子，因為他只要在痴肥的身軀上裹片紗籠就行了。「好啦，你到底有啥蠢事，還要勞動我從百忙之中抽身為你解決，嗯？」

他們的口氣相當懇切，事實上自從他們前次逃離艾德柯普之後，他的情緒一直很好。（要是換上別人也不會兩樣。這只是一艘太空遊艇而已，雖然也有武裝，還裝上超級動力引擎，但是要擺脫三艘巡航艦的追逐可不是件容易事。那豈止是件成就，實在接近於奇蹟。所以在他從火星帶來的聖狄斯瑪小雕像之前還點着四支感恩蠟燭。）

不錯，有時候服務生送飲料稍遲了一點，他就把杯盤摔在那人身上，而且船上的人每天都至少要被他炒魷魚一次，但這一切都屬正常。

柯吉兒揚起秀眉。「你頭一杯啤酒，阿安？」她喃喃道，「不對吧？兩個鐘頭之前……」
「對，不過那是在午夜之前。就算它不是格林威治的半夜，也一定是某個星球上的半夜，對不對？所以這是新的一天。」范林安從桌上取過陶質的長烟斗，把一些烟絲裝進去。「好吧！你先坐下，童船長，放輕鬆一些，把你的打火機借我用用。」

你看起來像填了炸藥的軟凍，老弟。你們這些年輕人太缺乏精力。在我還當太空人的時候，乖乖，所有的問題都得靠我們自己解決。那像現在，該死的渾球，你還跑來問我怎樣擦鼻涕！除了我之外，別人都變成蠢種了嗎？」他拍拍啤酒般的大肚皮。「說吧，究竟什麼雞

「毛蒜皮的事出毛病了？」

童伯達船長舔舔嘴唇。「我寧可單獨跟你談談，先生。」

他發現柯吉兒臉色一變。她並不是個膽小的人，在這種邊遠的星球上養不出那種人——即使像符瑞雅那樣的舒服地方也不會有。她瞭解這趟旅程的危險性，但她還是跟來了，因為像她這種投機的女孩實在無法拒絕那麼好的機會。

何況她所追隨的是位頂尖的貿易商，他是旭日香料與酒類公司的老板，這家公司也是多元技術聯盟的主要勢力之一。在前次的戰鬥及逃亡過程中，她始終能保持冷靜，雖然死神幾乎已走到跟前。目前他們雖已逃入不知名的星羣中，但尚未完全脫離險境，敵人的偵騎仍在搜尋他們。

「妳就到臥室去吧，」范林安吩咐她。

「拜託啦，」她低聲道。「我很想聽聽真相。」

范林安那雙緊貼在鷹鈎鼻上的小眼睛暴射出精光。「滾你的臭狗屎！」他大吼一聲。「跟我胡扯什麼？我說青蛙的時候，混帳，妳就給我蹦開！」

她心不甘情不願地站起來。他一伸手，在她適當部位重重拍了一記，聽起來就像手槍走火一樣。她喘口氣，把很不體面的尖叫聲硬嚥回去，慢慢地踱進套房的裏間。范林安又按鈴

召喚服務生來。

「這種事需要再喝點啤酒，」他向童伯達道。「好啦，別先瞪着傻眼站在那兒！我沒閒工夫胡扯蛋，就算你付我錢也不幹。在我們到符瑞雅之前，我還得把所有的胡椒和荳蔻的價錢修訂一下。起碼可以漲個一成，他們還是會搶着要，我可以跟你打賭！天上的神明請聽我說，幫幫我這個孤老頭子的忙，讓那些滿腦子漿糊的渾球工人好好聽我指揮。」

童伯達費力地壓抑住脾氣。「是的，先生，我剛接到楊木倫的報告。你也知道，在前次戰鬪的時候一顆流彈擊中我們，雖然沒命中要害，引擎間多多少少還是受到一點影響。轉換器看起來好像沒損壞，不過在破洞修補之後，工作人員曾經仔細檢查過，結果發現外層防護發電機的電路有一大半短路，我們頂多只能更換一部份而已。如果我們還繼續用極高速發行，在五小時之內整個轉換器就會燒掉。」

「哦，原……原……來……如……此。」范林安的態度轉為嚴肅。他把打火機貼近烟斗石點燃時，轉輪摩擦火石的聲音出奇地響亮。「沒辦法全面停止運轉徹底修理一下嗎？一旦脫離超動力推進之後，該殺的艾德柯普人根本沒法找到我們這個小東西，對不對？」

「行不通，先生。我剛才已經說過，我們沒足夠的零件可以替換。這是艘遊艇，不是戰艦。」

「好啦，所以我們必須用超動力推進。我們要走多慢才不會讓引擎燒掉，而且順利到達符瑞雅的呼叫範圍之內？」

「極限速度的十分之一，大概要六個月的時間。」

「不行，我的船長老友，絕不能拖這麼久。這樣一來，我們永遠不會到維哈拉星，艾德柯普人早就把我們逮住了。」

「我也這麼想，何況我們船上也沒六個月的補給品」童伯達瞪着地板。「唔，我有一個想法，也許我們可以先到一個鄰近的星球上去。要找一個有工業文明的星球大概不會太困難，他們遲早也能學會製造我們所要的電路。至少可以找到一個適合人居的星球……」

「不行！」范林安用力搖搖頭，油膩膩的黑色髮髻在他肩膀上晃動。「要這麼多男人和一個女人住在荒涼的岩石堆裏？那種垃圾地方連葡萄籐都不長！我寧可吃一顆艾德柯普的衛生丸，像個紳士一樣死掉，天殺的！」

服務生出現在門口，范林安大吼道：「你躲到那兒打瞌睡了？快拿啤酒來，天打雷劈的！要有酒才能好好思考！要是我嘴乾得像夏天的沙漠，你還指望我能思考嗎？」

童伯達船長很謹慎地選擇用辭。一定要有人提醒范林安，在太空中船長才是最高權威。不過也不能把這頭老狐狸惹惱了，使自己陷入進退維谷之境。「我樂意聽聽大家的建議，先

生，不過直接迎向敵人的攻擊，這個責任我負不起。」

范林安站起身來，在艙房內踱着醉步，嘴裏不時冒出一一些髒話和一團團的藍烟。當他經過放置聖狄斯瑪神像的架子，以很誇張的方式把蠟燭捏熄，這似乎觸發了他的靈感。

他轉過身來說道：「哈！工業文明，對，也許行得通。出沒在這個太空區域的不光是兒子絕孫的艾德柯普人而已，我們同樣也有機會進入其他戰艦的偵測範圍，對不對？」

你去找楊木倫，要他把偵測裝置開到最大，看看我在雅加達辦公室的玻璃窗擦乾淨沒有，那些清潔工人實在懶得不像話。然後我們就離開這條直進航線，按照標準的太空軍搜索型態減速前進。」

「就算我們能找到別的船又怎麼樣？那也可能是敵船，你不是不知道。」

「這種險我們非冒不可。」

「不管是那種情況，先生，我們都會損失一些時間。在我們沿着螺旋形搜索路線前進的時候，追我們的人就會趕上來。尤其是我們還要花很多時間去說服非人類的船員，好讓他們相信我們要馬上到維哈拉星去，這些人也許從來沒聽說過人類，想要說動他們不是件容易事。」

「船到橋頭自然直，難道你還有更高明的法子？」

服務生捧着一大杯啤酒走進來，范林安一把就奪過去。

「我想還是你說得對，先生，」童伯達道。「我這就去……」

「處女航！」范林安大吼一聲。

童伯達船長嚇了一跳。「什麼？」

「像處女航一樣！那就是我一直在想的字眼。我剛才不是在說啤酒嗎？白痴！」

艙門突然響起清脆的鈴聲，童伯達忍不住低吼一聲。他本來希望能補一點覺，剛才在甲板上究竟忙了多少個鐘頭連他也不清楚。現在太空船正悄悄穿過黑暗，尋找另一艘船蹤跡，只有天知道它會不會出現，但是敵人的搜索已逐漸逼近。……

「進來。」

柯吉兒走進房。童伯達打個哈欠，立刻跳起來俯身行禮。「女士！這……這……這太出人意料之外！有什麼事需要我效勞？」

「當然有。」她伸出手讓他吻一下。她身穿一件低胸的閃亮長袍，因為范林安也沒給她別種衣服穿。不論她穿什麼樣的衣服，在童船長眼裏都沒什麼差別。「我一定要來找你，舍

監。如果你還有一點憐憫之心，就會聽我把話說完。」

他朝一張椅子揮揮手，敬她一支烟後，自己也點上一根。他把濃烟深深地吸入肺中，這使他的情緒平靜一些。他在桌子對面坐下。「如果我有任何可以效勞的地方，柯女士，我一定樂於盡力。呃，范先生……」

「他正在睡覺。他並不能代我作任何主張，我沒簽過約，或諸如此類的東西。」她困擾的臉色已逐漸褪去，換上一個乾澀的笑容。「唉，我不得不承認，我們都是他的下人，無論在名份上或者事實上都是如此。」

我並不想真違反他的意思，可是他從來不肯回答我的問題。如果我不把目前發生的事弄清楚，我真會氣得哇哇大叫。」

童伯達把這件事仔細衡量了一番。單獨向她解釋也未嘗不可，內容比一般船員所需要知道的再詳細一些，這可能對她最爲適當。「就照你的意思，女士，」他說道，於是把轉換器所發生的問題概略向她說明。「我們自己沒法修復，我們如果繼續用極高速行進，在我們到達目的地之前就會把轉換器燒掉。」

到那時候，一切動力完全喪失，我們很快就會死掉。如果我們緩速前進，設法把它保全住，那至少要半年才能到維哈拉，可是我們船上並沒有維持這麼長時間的補給品。毫無疑問